改訂學術版本(I–XI)
序言與第一部分
一、開篇所呈現的內在衝突

詩歌開篇以戰爭性意象構築敘事框架，如「鋒利武器」、「光明之盾」與「蛇形陷阱」等，描繪出內在意識中的衝突與對抗結構。文本同時提及古代預言的實現與「聖靈之戰」的重現，顯示其與歷史性及宗教性敘事傳統之連結。

二、身份揭示與場景建構

敘事者身份被界定為阿美尼亞人赫爾·阿爾梅紐克，其死亡發生於高加索山脈的祭壇之上。詩中以閃電與雷鳴為背景元素，描繪其遺體所在之場景，形成一種末世性氛圍。光與暗的交替進一步強化了敘事空間的不穩定性。

三、靈魂脫離與超自然回應

詩歌轉向描述靈魂與肉體分離的過程。敘事者靈魂在劇烈動盪中呈現出靜默狀態，並伴隨某種超然的自我認知。文本同時描寫自然與戰士靈魂的集聚現象，暗示死亡事件引發的超自然回應。祭壇燃燒與雷擊意象共同構成毀滅與再生的雙重結構。

整體而言，本段確立了死亡、衝突與轉化的敘事基調。

四、超自然力量與衝突機制

文本第四部分引入女巫與火焰意象，其行動(接近、點燃、照亮)構成儀式性動作序列。這些行為最終引發雷電現象，形成能量爆發式變化。該段落呈現出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對立結構。

五、靈魂脫離與認知轉換

第五部分描述靈魂離開肉體並進入另一層次存在狀態。該過程伴隨「遺忘」與「身份消解」現象，顯示個體認同逐步弱化。文本同時涉及意識與記憶結構的變化，反映認知層面的轉換過程。

六、靈魂互動與象徵性人物

詩中描寫靈魂與其他象徵性存在相遇，包括歐菲歐與阿塔蘭忒等人物。這些形象代表不同的存在追尋路徑，形成關於命運與意義的對話結構。音樂與精神提升被作為連結不同靈魂狀態的媒介。

八、儀式性自我轉化

敘事者進行象徵性自我淨化行為，其目的在於分離精神與肉體痛苦之關聯。該過程並非物理層面的改變，而是一種心理與情感層面的重構。

隨後進入勒忒河意象，代表遺忘機制的啟動，其功能在於重構記憶結構並削弱過往經驗的影響。

九、遺忘的反效果

文本指出，遺忘並未消除痛苦經驗，反而導致其以不同形式回歸。這顯示記憶壓制並不等同於問題消解，而可能引發更複雜的心理反應結構。

十、隱藏經驗與持續影響

透過深海發光生物之意象，文本指出隱藏經驗仍可能持續影響當下狀態。即使記憶被壓抑，其作用仍以潛在形式存在。

十一、轉化機制與認知重構

勒忒河象徵一種轉化性結構，使個體從既有認知框架過渡至新的理解層次。「金色階梯」與「黑暗之花」構成過渡性象徵，指向認知與存在狀態的重組過程。

十二、危險與吸引並存的張力結構

詩歌第89至98行呈現一種由吸引力與威脅共同構成的複合場域。「努米底亞之箭」、「水仙花」與「彩虹」等意象並置，形成審美性與危險性並存的結構。敘事者在此段落中同時面臨連結需求與潛在風險之間的矛盾張力。

十三、權力人物與情感影響機制

第99至104行引入一具影響力的權力人物，其語言結構包含警示性與情感強化成分。文本暗示該人物透過情緒性敘述建立支配關係，形成對敘事者認知與判斷的影響。

十四、即時滿足與理性判斷之衝突

第105至110行顯示敘事者放棄外部警告，轉向即時感官經驗之追求。此行為反映短期慾望與長期後果之間的決策張力，呈現理性控制能力的下降。

十五、痛苦內化與自我消耗結構

第111至120行中，痛苦被賦予象徵性價值，並轉化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。此種機制顯示個體將負面經驗內化為自我構成要素，形成潛在的自我消耗結構。

十六、絕對權威與認知重組

第121至130行引入具超越性特徵之「女王」形象，其出現導致敘事者認知結構發生明顯變化。「美」被描述為具有支配自然秩序之能力，象徵絕對權力對主體性的壓制作用。

十七、魅力型權力的運作方式

第131至140行進一步強化該形象之吸引性，其影響力透過光、色彩與物質性象徵得以表現。此種權力模式以感知吸引為基礎，間接影響個體判斷與行為選擇。

十八、系統性回應與秩序變動

第141至146行描述外在環境對該權力存在之回應，呈現出整體系統結構的同步性變化。此現象可被理解為權力中心對周邊秩序的再組織效應。

十九、主體性消解與依附關係形成

第147至152行顯示敘事者在持續影響下逐漸喪失自主判斷能力，並轉向依附性行為模式。此過程涉及主體性逐步弱化與外部權威內化。

二十、意識形態建構與行為導向

第151至162行描繪一套由權力人物所構建之敘事框架，透過使命感與責任感進行認知重塑。該框架引導敘事者接受特定行動方向，並形成行為正當化機制。

二十一、二元對立結構與認知簡化

第163至168行透過天使與惡魔的對立架構，建立簡化的價值分類系統。此種結構降低複雜性理解成

本，但同時也強化行為操控的可能性。

二十二、創傷反應與心理失衡

第169至178行呈現敘事者出現幻覺、失控行為與現實感削弱等現象，顯示其心理系統受到長期壓力影響。此段落反映創傷對認知穩定性的破壞作用。

二十三、創傷持續化與存在性負擔

第179至190行中，創傷經驗以反覆形式出現，並對個體情緒與認知產生持續影響。自然循環意象被用以框架痛苦經驗的不可避免性與持續性。

二十四、歷史意識與文化比較結構

第191至200行呈現對過去社會形態的觀察與比較，特別強調群體凝聚力與傳統結構之特徵。此段落構成對現代性與歷史理想化之對照性思考。

▨ 改訂學術版本（XXV–XLVIII）
二十五、精神感知與象徵性認知結構

第201至206行涉及非顯性認知層面的描述，文本指出個體可透過直覺性經驗獲取對隱藏現實的理解。此處強調主觀感知在知識建構中的作用，並呈現多層次現實解讀模式。

第207至210行以光與暗的對立象徵不同認知狀態，說明現實理解具有主體差異性，並非單一客觀結構。

二十六、死亡、再生與循環性存在結構

第211至220行以金、光與火等象徵建構死亡後轉化過程，顯示生命並未在死亡處終止，而是進入另一種存在形態。文本呈現明顯的循環性宇宙觀，強調生命與死亡之間的連續性。

二十七、知識權威與中介角色

第209至219行（交錯段落）引入具知識象徵性的權威角色，其被描述為介於物質與精神世界之間的中介者。該角色同時具備解釋與影響現實的能力，但其動機亦呈現不確定性，包含權力運作的可能性。

二十八、傳統文化衰退與結構性轉變

第219至224行描述儀式與傳統實踐的弱化，顯示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遷。原有具有凝聚功能的儀式逐漸失去其社會意義，反映文化連續性的中斷。

二十九、喪葬儀式與象徵性秩序

第225至230行描繪喪葬儀式的形式結構，強調對死亡的制度化處理方式。儀式行為同時承載社會記憶與象徵秩序，並維持群體對生命循環的認知框架。

三十、預言機制與社會控制結構

第231至236行呈現預言者與儀式施行者在社會中的作用，其功能被描述為影響集體行為與維持既有秩序。該段落顯示象徵性知識可被用作控制與引導工具。

三十一、精神優位結構與價值轉換

第239至244行描述精神價值對物質存在的優先性，顯示一種以超越性目標為核心的價值體系。死亡被重新詮釋為轉化過程，而非終結事件。

三十二、探索行為與認知韌性

第245至254行描繪個體在不確定環境中持續探索知識與道路的行為模式。該段落強調面對困難時的持續行動能力與認知適應性。

三十三、對權威的挑戰與結構性對抗

第255至264行呈現對既有權力結構的公開挑戰行為。此類行為反映對制度性秩序的質疑，並構成對權威正當性的再評估。

三十四、自然連結的喪失與社會異化

第265至274行描述個體與自然及起源之間聯繫的弱化，社會實踐逐漸轉向人工化與象徵化。此現象反映結構性異化與文化斷裂。

三十五、制度性幻象與認知失調

第275至284行揭示敘事者對既有制度的懷疑，並指出表面秩序與實際意義之間存在落差。此段落呈現對制度合法性的重新評估。

三十六、儀式經驗與認知轉換

第285至294行描述儀式經驗對個體認知結構的影響，觸發其對現實理解方式的改變。該過程顯示象徵性事件對心理轉換具有關鍵作用。

三十七、個體性維持與同化壓力

第295至300行探討個體在社會壓力下維持獨立性的困難。文本顯示同化機制與外部期待對主體性構成持續影響。

三十八、權力操控與心理影響機制

敘事者描述其受到權威性人物的控制與心理影響，該過程涉及恐懼、服從與認知重構等多重機制。

三十九、無形權力與行為導向

敘事者進一步描述一種不可見的力量對其行為產生影響，顯示權力可能以非直接形式運作，並滲透於決策過程之中。

四十、暴力循環與心理崩潰

第XL行描述暴力經驗與心理崩潰之間的關聯，個體逐漸陷入攻擊性與孤立狀態，反映壓力累積的結果。

四十一、存在性喪失與目標崩解

第XLI行呈現敘事者目的感與方向感的消解，個體陷入結構性迷失狀態，失去原有價值參照系統。

四十二、權力結構的隱性機制

第XLII行指出權力運作中存在隱性機制與不可見規則，這些機制導致結果的不確定性與系統性失

衡。

四十三、戰爭殘餘與創傷景觀

第XLIII行描述戰爭後的殘餘景觀，死亡與破壞構成可見的物質痕跡，並持續影響個體心理結構。

四十四、意義建構與混亂理解

第XLIV行呈現個體試圖在混亂情境中尋求意義的過程，顯示人類在極端環境中仍傾向於建構解釋框架。

四十五、創傷共感與適應行為

第XLV行描述對創傷景象的情緒反應與行為適應，包括對象徵性資源的再利用，顯示生存機制的啟動。

四十六、認知轉折與行動重構

第XLVI行顯示個體認知結構發生轉變，並重新定義自身與環境之關係，行動模式隨之重構。

四十七、資源利用與生存策略

第XLVII行描述在危機情境中對資源的再分配與利用，顯示個體在壓力下的適應性策略。

四十八、秩序崩解與權力轉移

第XLVIII行呈現既有權力結構的崩解與象徵性權威的消失，標誌著制度性秩序的終止與重組。